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48
30 July 1976

CHINESE

第一九四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芬奇先生

理事国：贝宁

中国

法国

圭亚那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意大利)

翁加沃先生

周南先生

勒孔特先生

杰克逊先生

安倍勋先生

本哈亚勒先生

阿洪德先生

伊留埃卡先生

达特库先生

哈马舍尔德先生

哈尔拉莫夫先生

理查德先生

卡杜马先生

史克兰顿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八月二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五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五时十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赞比亚控诉南非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147)

主席：依照上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现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赞比亚、博茨瓦纳、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圭亚那、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卡塔尔、塞拉里昂、南非、乌干达、南斯拉夫和扎伊尔代表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参加安理会辩论，但无表决权。

根据安理会另一项决定，我要代表安理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再次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和该理事会其他成员。

应主席的邀请，赞比亚代表姆瓦勒先生，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贾帕尔先生（印度）和该理事会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全理事会议席上就座；博茨瓦纳代表莫加米先生、古巴代表阿科斯塔先生、埃及代表艾哈迈德先生、埃塞俄比亚代表易卜拉欣先生、圭亚那代表杜库雷先生、利比里亚代表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马达加斯加代表拉索伦雷布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莫桑比克代表希萨诺先生、卡塔尔代表奥拜德里先生、塞拉里昂代表布莱登先生，南非代表博萨先生、乌干达代表姆旺加古洪加先生、南斯拉夫代表穆耶什诺维奇先生和扎伊尔代表翁巴·迪·吕泰特先生在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还收到毛里求斯常驻代表的普通照会，要求邀请毛里求斯外交部长哈罗德·沃尔特爵士阁下以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现任主席的身分参加安理会当前问题的审议。因此，我提议，按照惯例，安理会同意邀请毛里求斯外交部长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毛里求斯代表哈罗德·沃尔特爵士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里查德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让我首先向你就你即将结束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务，表示我和我国代表团的祝贺。

然而，在谈到议程项目之前，我要参加其他代表团以更严肃的口气，对在中国唐山遭受强烈震灾的人表示我们深切的慰问。我请中国代表团和中国人民接受我们的慰问。

还有一件比较高兴的事：我要欢迎赞比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莫桑比克和毛里求斯四国外交部长到我们这里来参加会议。他们代表了与南部非洲正在发展中的事态深切相关的一些国家，我们都知道他们担负了多么沉重的责任。我国政府和这些国家政府以及博茨瓦纳政府一向密切合作，为解决我们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仍然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努力。我要向各位外交部长保证，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我相信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也就是尽快实现自决和多数统治。

然而，在这个场合，我不想在罗得西亚或纳米比亚问题上停留太久，因为它们似乎都不是我们当前辩论的重点。无论如何，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有机会来深入地讨论纳米比亚局势。我只要提出两点一般性意见。首先，我国认为，南非目前正非法占据纳米比亚，该领土不能也不应被用来当作对非洲各邻国发动任何袭击的基地。其次，我们仍然认为有可能找到和平的解决办法，我的意思是指有关领土真正独立的谈判。我们不认为战争，或者游击活动的增加是不可避免或值得想望的。我们确实认为独立的一天可能不会太遥远，现在正是设法调和纳米比亚各种各样意见的时候。

赞比亚外交部长在向安理会的致词中谈到了在南部非洲建立“公正的秩序和对人类的尊重”的必要（第1944次会议）。这点的的确是问题的核心。赞比亚政府特别有资格向我们发出这种呼吁。我们都赞佩卡翁达总统全力支持多种族主义的事业，也可以说，多种族主义在南部非洲大部分地区一般悲惨的情况下象一盏指

路的明灯。多年来，赞比亚在非常困难的局势下表现了极大的抑制力。我们都知道赞比亚在地理位置上多么容易感受到经济压力和它已经作出了多大的牺牲。由于对南罗得西亚实施经济制裁，赞比亚受到比大多数国家更严重的损失。它应当得到世界社会充分和持续的支持。我很高兴，我国同欧洲共同体一道在某种程度已能对它有所帮助。

我们现在正在审议赞比亚对南非的控诉。赞比亚外交部长告诉了我们关于对锡亚洛拉的袭击以及今年前几次事件的令人不安的细节。南非代表告诉我们，他的政府既不知道也没有授权进行这次袭击。然而，不论这个事件是否得到授权，我们确信这次袭击是发生过的。因此，我们和那些谴责南非行径的人站在一起，并且也为生命的丧失和赞比亚领土的受到侵犯深感遗憾。我们敦促所有有关方面确保这些事件不再发生。目前是南部非洲历史上一个紧要的阶段。我完全同意南非代表所说仍可能找出和平解决办法的看法。然而，南非需要表现出极大的政治家风度，也要准备接受它一度完全不能接受的条件。我一定要接着说，这种解决办法也要求西南非民组表现出同样程度的克制、政治家风度和灵活性。然而象锡亚洛拉的事件愈多——不论哪方面该负责任，也不论它的原因是什么——在谈判和获得公正解决办法的过程中障碍也就愈多。

哈马舍尔德先生（瑞典）：请允许我首先以我国代表团名义极其诚挚地同那些发言者一道，就中国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向中国代表表示同情。

我也要参与那些发言者，对赞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和毛里求斯四国外交部长的出席表示感谢，他们的出席更进一步显示出我们会议的重要性。

安全理事会今年已经聚~~会~~至少四次，来对南非的种族主义和侵略政策采取立场。一月间，安理会谴责了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法占据。

三月间，安理会处理了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公然侵略的问题并谴责了那种侵略行径。

六月间，在包括示威反对南非种族歧视的学童和学生在内的非洲人民大规模被

屠杀之后，安理会强烈谴责了南非政府大规模的暴力手段。

现在安理会在赞比亚共和国要求下，开会审议有关南非最近不断侵犯赞比亚领土，终致引起七月十一日造成24人死亡的入侵事件。

这些不同的事件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的根源可以从比勒陀利亚政府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里找出来。

关于我们今天正在审议的项目——赞比亚控诉南非侵入它的领土——，我们注意到早在一九七一年，安理会在那年通过的第300(1971)号决议中要求南非完全尊重赞比亚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进一步宣布了，如果南非重新侵犯赞比亚的领土，安全理事会将再次开会。

正如几天前我们听到的赞比亚外交部长姆瓦勒先生阁下的报告所清楚地指出的，南非并没有照着安全理事会的那项要求做。姆瓦勒先生报告了今年以来不止一个而是一长列南非军队的侵犯事件。最严重的一次入侵发生在七月十一日一个西南非民组的临时营舍——在赞比亚领土内30公里处。据报道，迄今已有24人被杀害，45人受伤。

瑞典政府强烈谴责南非重新侵犯赞比亚领土——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也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因此，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刚才向我们提出的决议草案。它载有一项对南非武装袭击赞比亚的强烈和明确的谴责。

多年来，我国政府在联合国和其他论坛曾清楚地拒不赞成南非政府的不能为人接受的种族隔离政策。我国政府在许多场合谴责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据，并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对领导纳米比亚解放运动的西南非民组提供了援助。我国代表团在一月份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中表示了它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我们在即将举行的关于同一个课题的辩论中也要这样做。

我国代表团如能看到安全理事会一致谴责南非对赞比亚的武装袭击，则将感到非常满意。我们一向认为，持续地对南非政府的国内外政策施加国际压力是促成必要变化的极端重要的办法。安全理事会的一致表决，表示出国际社会对南非政

策的反应，对比勒陀利亚政府是一项有力的警告。

安倍勋先生（日本）：我首先要对最近在我们的中国朋友的国内，华北唐山地区发生的巨大灾害表示深切悲痛。我要以日本代表团的名义，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表示深切的慰问和极大的同情。

这次安全理事会正在处理赞比亚对南非的控诉。四位杰出的外交部长——也就是赞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和毛里求斯四国外交部长——出席当前这一系列安理会的会议表示非洲国家对我们正在审议的问题多么重视。我国代表团向四位外交部长表示衷心的欢迎。

作为安理会的一个成员，我国对提到安理会来的这些问题的基本态度是——客观和公平地审查它们，特别是最大限度地理解有关各方面的立场。我认为这种态度也是安理会本身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

我承认说比做起来容易得多，我承认有些时候，当某些理事国感到问题牵涉到他们国家利益的时候，安理会很难保持这种态度。有些时候——很不幸，近来这种情形很普遍——虽然这些问题并没有直接牵连到他们，他们的感情有时却比直接牵连到的人更加激动。我认为这种情况对安理会的工作是有害的。

我们也非常清楚，安理会对许多案件未能采取有效行动。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安理会履行它的责任时所采用的方法，而不是安理会必须结束它的审议时表面上的成败。我这样说是因为，如果安理会能采取我所建议的态度——也就是客观、公正和理解——今天的失败就很可能变成明天的成功。这种态度至低限度是我国代表团在当前的辩论中所要采取的基本态度。

几天之前，赞比亚外交部长姆瓦勒先生阁下在安理会上就赞比亚的控诉明晰地、详细地作了说明。根据他的说法，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一架由东南向西北飞行的南非军用飞机在赞比亚领土内 30 公里的锡亚洛拉上空盘旋和空投了武装人员，他们袭击了西南非民组的临时营舍并在营舍四周埋下了地雷。这次武装袭击导致，24 人死亡，45 人受伤。

南非代表在对赞比亚的控诉提出答辩时指出，南非政府完全不知道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对赞比亚锡亚洛拉村庄的袭击，它也从未授权袭击赞比亚村庄。当然，我们这些坐在安全理事会议事桌上的人不是这个事件的目击者，我们也没有证据指出南非代表的那项发言与事实不符。在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在现场。但仅仅因为这个缘故，难道我们就能认为南非代表的发言说明了真相？

日本代表团所得到的印象是：南非代表的发言并没有答复这项控诉，也不能提供一个清楚的报道，指出南非没有参与这次事件。

此外，如果南非政府不知道赞比亚所控诉的事件，我们会怀疑南非当局是否也不知道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前后不久发生的类似事件。因为我们从赞比亚和南非两方面获悉，早在今年初似乎在不同的日子里发生过许多次侵犯边境的事件。如果南非政府从未授权采取这些侵犯行动，我们是否可以假设这些行径是在没有获得南非政府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

如果南非政府打算否认南非发动过任何武装侵犯，南非代表早就应当这样指出来，也该向我们提供支持这种说法的详细事实——例如，象利比里亚代表两天之前所说，说明南非军队在那段期间内的移动状况。

事实上，南非代表在发言中承认了在边境两边发生过许多事件。如果南非政府从未企图或授权武装侵入赞比亚，南非代表是否暗示所有这些事件都是从赞比亚那边侵犯南非这边？虽然我们都应当努力设法了解事件发生的实际情况，我们仍然留下了某些没有得到答案的要点。

因此，我国代表团不得不作出如下结论：与南非代表的声明正相反，事件必然象赞比亚控诉的那样发生了。于是，南非的武装袭击无疑地构成了对赞比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联合国不能不加以谴责。联合国应该要求南非从今以后停止任何类似的行动，停止利用纳米比亚国际领土作为对赞比亚发动武装袭击的基地。

在这方面，要特别指出有关的一点，即：这种局势的主要根源深植在南非被国

际社会普遍轻视的种族隔离政策里，和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有里。

因此，我国代表团强烈敦促南非认真考虑围绕该国四周的国际局势，停止他们完全错误的政治措施，并寻求一个解决办法，使非洲全体人民都能通过它享受到基本人权和一起生活在和平、融洽和繁荣之中。

主席：我的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毛里求斯外交部长，现任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主席，哈罗德·沃尔特阁下。

哈罗德·沃尔特阁下（毛里求斯），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主席：主席先生，我要谢谢你，并通过你谢谢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给我机会以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主席的身分，来支持我的非洲统一组织中的姐妹国家赞比亚的正义和无可挑战的事业。今天，我选择用法语来发言，是为了强调法国思想中人的普遍性及其充满欢欣的含意。主席先生，上一次我发言的时候，曾向你表示同情。今天，我以骄傲和喜悦的心情，对你这几天来主持辩论时的熟练和应付裕如表示祝贺之意。我很荣幸能亲眼目睹你的才能，总括地说，就是：外圆内方。

首先，我要借这个机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人民正在经历的艰苦时间致以慰问。

我还要对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总统与人民惨遭不幸致以慰问和同情。

这是一个多难的时代。我上次向这个可敬的会众发言后，今天又回到这里，其间尽管发生了种种事情，我仍希望我的发言对各国的理解有所促进。

这是非洲大陆的多难时代，我们见到非洲战争象自然事件一样爆发，我们看到仇恨和暴力正在从事破坏。

这是一个多难的时代，许多盛大的会议讨论到下次战争中有限或无限地使用热核武力。

各国都提出抗议，非洲国家组织召开会议努力寻求恢复理性。但是主要利益，或者所谓主要利益，却对抗议无动于衷。大人先生，请问你们还要糟蹋我们的忍耐力多久？

最悲哀的事莫过于客观地倾听最近南非与赞比亚间的事件的沿革，这些事件引起一半消灭了的激情。材料是足够的，也许比足够还多得多，而且目击者也有一大群。

我们有一系列的报道，主要都是关于两国之间发生的这些事件，当时两国之一应对他国表示了解和睦邻的精神。但是，不幸的是，一国觉得对另一国除了进攻别无他途：这仍然是一个恃强凌弱的事例。要知道，角色是会颠倒过来的。仗剑凌人者死于剑下。

在这个世界大家庭成员组成的崇高论坛上，在这些神圣的和平监护者面前，侵略者用保卫它的所谓文明做借口来为自己最盲目的罪行辩护，它已经辩护得够多了。它忘记了，在这个歪曲的、过时的理想名义下，犯下了多少罪行。

当然，你们中有许多人还记得沙佩维尔事件。现在索韦托，锡亚洛拉事件刚过，目前还会再发生什么呢？从一九七六年一月份以来，已经有十三次袭击了。

剩下的最好不说了，由历史去把它记载在黑暗的册页上。

而现在，安理会正审议目前这个侵略。

这是一个多么可耻，卑下的压迫，镇压和罪恶的记录啊。

的确，这是一个奇观！而这就是法西斯南非政权所谓的和平的对话。这就是我们获得的一点结论。以不正义的暴力反对一个只要求生活和建立国家的和平民族，这就是种族隔离的座右铭，它还求助于上帝，贞德，爱国主义呢。

所有南非的邻国——纳米比亚，安哥拉，赞比亚——都在这个可怕的怪物的枷锁下，经常受到它不断的威胁。对不经审判而下狱的受害者没有一句同情之辞，对杀人者，暗杀者甚至从不呼吁要他们遵守法规。这就是二十世纪所谓的“保卫文明”。

目睹这一切以自由为名的恐怖做法，我承认，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感到双倍的恐怖。首先，我为人类深感到羞耻，并且为我们的黑种人民感到焦心和忧虑。我唯一能做的是，以确定种族隔离为非来安慰自己。但是诸位，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代表们，非洲全体人民在向你们请愿，我们希望在这个讲坛上向全世界的观众

和听众鲜明地揭示出正义应该是怎样，人格尊严又应该是怎样。

以极其厌恶的心情注意事态的发展，我可以大声疾呼地说，南非犯了悲剧性的错误，它的作法与它生活的时代完全脱了节。我们也未能完全免于这种历史年代的混乱和颠倒。安全理事会的每一个理事国代表现在都应该肩负起他的责任。

无论怎样看来难以置信，沃斯特政权正在恢复它那无所不能的神话，这都是千真万确的。同样千真万确的是，以南非凶残杀人的武器和核武器潜力，它是有能力把黑色非洲全部化为灰烬的。我们的祖国要警醒起来，紧密团结起来。但是，南非能够屈服象非洲人民这样具有坚决意志的人民吗？这个人民已经从沉寂中走出来了；它要全世界听到它的声音，它的声音也将被人们听到。尽管别人要花几百年才能建立联邦国家——不管它是美国，俄国，或欧洲，——再过几年，你就得同非洲联邦打交道了，今天，这个联邦正在奠定它的基础。

无论越南或其他同类的冲突造成了什么结果，大家都从其中得到一个双重的教训：一方面，只要大国不做承诺，民族解放战争就有爆发的可能；另一方面，侵略者除了遭受人命和金钱损失外，还有更大的，无可估计的威望和道德权威的损失。

不错，南非如果愿意，它的物质资源可以武装一支五十万人的军队，而且不致使人民感到匮乏，也不致放慢它的经济进展的步伐。这个悲惨的战争证明了该国丰富的资源。它并且暴露出，一个自称民主的国家中，部分人民的丧心败德和该国野蛮的人道思想已威胁到这个国家的统一。

我们难以想象种族紧张局势还能再恶化到什么地步。过去几年，南非不仅获得了它所需要的常规武器，而且现在还拥有核潜力与适合其它冲突形式的军事设备。势均力敌的对手以核炸弹或常规武器从事总体战，结果将同归于尽。我们深恐所听到的关于浩劫的预言终有一日会成事实。

即使大地震造成的哀痛、破坏、流泪、流血、肉体撕裂和无数人的死亡，不能超过种族隔离的罪恶所造成的恐怖。在赞比亚的边界上，有人——或者说可以说只有一层人皮的家伙——特意选择无辜者和儿童做他们杀戮对象。他们以蛮横而怯懦的“勇气”，牺牲人命以取得其野心的成就。

的确，殖民主义国家是存在的——这是人类的羞耻——，而且它们还非常强大和贪婪。的确，在它们的国际政策中，漂亮话不过是用以掩饰这些肉食者胃口的谎言。人们奇怪它们何以还能存在。再也没人相信他们了，人人都清楚地看到，在它们挥舞的旗帜背后，裂开着的一排排尖锐狼牙在闪闪发光。

但是“共处”这个词是存在的，南非——这个自称为发达的文明国家——的词典里却没有这个词：两个国家或集团的共处，它们同意，其中一方的存在不需以另一方的消灭为条件。要想和平共处能持久，就必须有持平的争论，使各方都相互尊重和保障国家主权。不幸，这种哲学只存在于真正文明的国家之间，而不存在于实行种族隔离的野蛮国家内。

不幸，由于南非军事上的优越地位，它得到它邻近地区所得不到的战略行动的自由。但这没有什么新奇。毕竟，还是因为种族主义国家的合作，因为大国的消极态度，沃斯特政权玩弄阴谋诡计的手段才能得逞。我们世界人民，为了后代子孙的繁荣，有责任保证被压迫者反抗任何地方来的任何侵略者的权利得到尊重。人类是上帝的儿子，因此大家都是平等的。

南非没有权利进攻赞比亚。这是紧相邻接的国家之间良好行为的第一条原则。南非也无权利维持它在赞比亚的驻军。正如在座诸位都知道，联合国已经裁决过，反对一个宗主国对人民实施这种农奴制。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还有人愿意看到它在二十世纪重新建立起来吗？时钟是不能拨转回头的。历史是不可倒退的。

在一场反对维持殖民政权的斗争中，如果不排斥一切的经济勾结——尤其是一切军火贸易——，甚至不排斥精神勾结的话，那么人类的正义又在哪里呢？人们曾要求而且仍在要求大家坚持的原则又在哪里呢？谁也无法逃避这种令人深感不快甚至是深感痛苦的逻辑。但是如果一种共同的利益的意识尚不足以说服各国，采取协调的行动，难道不需要一种信仰才能想象把民族独立变成普遍性？不可避免的选择操在我们手中——一方面是悲剧和大量的屠杀，另一方面是人人享受和平与繁荣。赞比亚国境炸弹如雨下，是因为要保证种族隔离这样欺诈行为得到胜利的原故。

我们大家都有责任要求尊重赞比亚人民的主权和独立，而且必须呼吁南非军队从别国——就目前的事例来说，也就是赞比亚——的领土撤出。

南非为了改善它的地位——它以为可以改善——已经堕落到企图攫取邻近地区的地步。必须承认，这是一种海盗和流氓行径相结合的做法。它玷污并破坏了解放运动。在国际上，它正打出一张沾满鲜血的牌。它给全世界一个可怕的形象，就是世界的豺狼都能来吃掉它们的孩子，而且，它们都还能分到一块糖。何等卑鄙的怯懦行径啊。这种人的成功有力地说明了我们的时代在精神方面的真空状态。

“国家”这个词字是最尊贵的词之一，而且在拼音文字中第一字用大写字母。它好象是希伯来的方舟，在闪电保护之下的神圣处所。任何敢侵犯它的人，就是对它和对那些以维护社会秩序为职责的人犯了亵渎神物之罪。这是一个民族的遗产。你们难道愿意帮助这样一个对人民最珍视的东西进行侵略的入侵者吗？

对非洲的命运而言，我们负有重大的责任——你们也负有重大的责任。法律和道德必须互相连结起来。一个有效的肯定的法律必然要以道德价值为基础，这个道德价值多多少少要分清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允许做什么，禁止做什么。事实具在，你们已经注意到了。因此，你们自己做一个结论吧。

在各国的生活中，尤其是在各国处于暴风雨时刻的生活中，当这些国家感到自由的需要，每个公民深深地意识到这个记载在《人权宣言》中的法律的重要性和它无比的珍贵，因为当审判的日子来临时，一切其它的法律都要依据于它。让我们为法律和人的尊严而奋斗，为保卫独立和尊重国家主权而奋斗。因此，象法官般毫无保留地，毫无条件地，谴责这非人的野蛮行动。希望各位面前的这个决议草案毫无保留地毫无条件地得到一致的支持。

希望这个会议使我们更接近理解的精神，更接近四海皆兄弟的理想，更接近和平的福祉。

我的发言就此结束。

主席：谢谢毛里求斯外交部长对我说的客气话。在安理会上次辩论后仅仅过了几星期，他再次引用拉丁谚语和格言，使我非常感动，也使一个罗马人的内心不得不感到温暖。

发言名单上下一位是几内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席位上就座和发言。

杜库雷先生（几内亚）：主席先生，恰恰正是十八天前，几内亚代表团在这个地方这个会议厅向你表示了把贵国意大利和几内亚团结在一起的诚挚友情，并对你以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身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致以衷心的敬意。

现在我们发现我们面临着非洲所面临的同样激烈的局势，因为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实际上已经把它的魔爪伸入姐妹的赞比亚共和国。在谈到问题的核心前，我国代表团愿向马达加斯加代表团、政府和人民履行兄弟般的义务。我们刚刚知道马达加斯加人民遭受令人伤心的损失，感到非常悲伤和震惊。

我们获知我们的兄弟马达加斯加总理若埃尔·拉科托马拉拉死于直升飞机事故的噩耗，感到非常悲痛和震惊。拉科托马拉拉上校今天死于塔那那利佛之南约 100 公里的德桑加南加内维地区，对我们来说他将一直是献身为马达加斯加社会主义革命和为战斗的非洲服务的一个认真的和忠心的工作者榜样。

我们请求将我们衷心的慰问转达给他的家属和兄弟的马达加斯加人民。我们也向中国人民就其首都北京受到强烈地震打击一事表示我们与他们团结一致的的感情。

也允许我感谢扎伊尔代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的发言，他提到几内亚在安全理事会第一九四〇次会议上发出的警告。的确，那一天我们发出了警告，引用吉姆·霍格兰先生的话：

“对于非洲荷兰人来说，他们同以色列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同他们所处的困境一样明显。他们和以色列人实际上是欧洲化的白人，从一块居住着绝大部份是具有敌视态度的非欧洲人的土地上创立他们自己的国家；如果非洲荷兰人和以色列人都听联合国的话并依赖世界舆论，这些非欧洲人将会消灭这两个民族。他们的宗教很相似，各该民族都是上帝的选民。”

“《纽约时报》精明的外交事务专栏作家苏兹贝格一九七一年从约翰内斯堡报道说，南非军事演习学校对以色列一九六七年采用的战术十分重视……”。（第一九四〇次会议，英文本第 17 页）

后来我们说：

“难道我们不会感到怀疑南非已派一个秘密使团到这个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的新学校去学习侵略罗安达、马普托、康纳克利或（也许明天侵略）阿尔及尔的艺术呢？”（同上）

有一句俗语说，一个警惕的人抵得上两个人。安全理事会在开始辩论南非侵略赞比亚问题之前两个星期就得到了警报，我们很想知道安理会会发生什么事。

基于爱心，人们可能饶了得狂犬病的宠爱动物一命，只要它不威胁邻居的安全。你们都可以看出南非是一个病例，因为南非具有不少神经病的症状。

在第一九四四次会议上，南非共和国大使博萨先生声明：

“首先我想声明，南非政府对袭击赞比亚的锡亚洛拉村庄一事并不知情……”
（第一九四四次会议，英文本第 23 至 25 页）

要末南非在睡眠状态——也就是梦游症——中犯下这个侵略罪行，要末对锡亚洛拉大屠杀是在不知不觉中干的。

让我这个蹩脚的心理医生下个诊断，结论是梦游症和不知不觉状态都是精神病——换句话说，就是疯狂的表现。

给这样的狂人任何武器，不管是单开小刀、还是手枪或机关枪、海市蜃楼式飞机或核反应器，就是表示对这个狂人的邻居是没有敬意的。

几内亚代表团敢冒昧地认为那些提供武器给南非的人知道他们的行动并了解这一点。他们不要指责我们希望，如有必要，在把这只他们完全清楚已经得狂犬病的动物放到人群中来时一棒把它打死。

今天的非洲已经有太多卑鄙的种族隔类措施。当帝国主义的报刊安排在几天之内发行一本叫做《在恩德培的九十分钟》的出版物时，它们的话就多了。当非洲拒绝把奥林匹克奖牌挂在卡住奴隶脖子扣上奴隶手腕的枷锁上时，它们就准备随

时造谣中伤。它们对索韦托大屠杀保持缄默；当非洲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破坏我们国家的主权时，它们也一言不发。联合王国大使在都柏林碰到令人遗憾的意外事故时，它们就连篇累牍地予以报道。但是它们对锡亚洛拉谋杀事件却一字不提；对南非袭击莫桑比克、安哥拉和赞比亚也保持缄默；当非洲在安理会暴露他们对我们的残暴海盗行径的根本原因时，它们也默然不言。

几内亚革命人民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革命最高领导人艾哈迈德·塞古·杜尔同志最近在科纳克里有所解释，当时他说：

“在南非，帝国主义的攻势逐步升级。因此，那些仍在谈论对话的人可以看到在南非开始的对话展现在他们的前面。他们的朋友沃斯特正在南非屠杀成千上万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决不答应这种屈服和侮辱的政策。

“非洲已经遭受太多的苦难；受到了太多的屈辱，被剥削得太久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保卫我们自己。成千的非洲人已经被折磨致死。仍然活着的我们应该体现和表示对种族隔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痛恨。南非犯下了滔天罪行，甚至帝国主义国家也提高它们的声音谴责它们在非洲的桥头堡——南非的态度。美利坚合众国、法国、英国、西德和所有西方国家的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正在大声疾呼反对种族隔离。就在这个时候，有些卑鄙、腐败、反非洲人的非洲国家政府仍然支持反对非洲的种族隔离。因此非洲必须保卫自己，而我们必须请求非洲国家承担责任捍卫在南非的正义和自由事业，以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坚决支持者。真是荒谬！只提到种族隔离而已！这就好象说到烟而不提火一样。或说到影子，但不说造成影子的物体一样。问题的决定因素是殖民统治。这是我们南非弟兄遭受种族歧视迫害的真正根源。非洲必须加强战斗，采取激进立场，愿意牺牲一些来捍卫我们的尊严。而在这个斗争里，欧洲、美洲和其他大陆决不能全体一致地与非洲割断关系，因为它们不能没有非洲。它们必须在非洲、非洲的自由和尊严与

种族主义少数民族和南非的殖民主义者之间作个选择。 如果非统组织按照这个路线采取坚定的立场，毫无疑问，所有国家如美国、法国、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选择非洲，立刻抛弃种族隔离政策及其坚决支持者。

“……在南部非洲，我们必须解放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埋葬种族隔离政策，以便黑种多数民族能够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行使合法权力。 大家记得，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战争之后，德国殖民地由一些国家受托管理。 国际联盟让南非受托管理西南非——换言之，就是纳米比亚。 因此，法国同样对部分多哥和部分喀麦隆行使托管权。 最后，英国得到坦噶尼喀、部分喀麦隆和部分多哥的托管权。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非洲地理政治地图：除了纳米比亚之外，所有这些国家现在都独立了。 联合国开了会议，取消南非对该领土的托管权。 安全理事会宣布赞成纳米比亚独立。 非统组织也开会宣布赞成纳米比亚独立。 所有国际组织都已经按照同样方针作出决定。 但是，南非却拒绝尊重各国人民的这个意志。 它强用武力而不重视理智。 它不了解历史的正义感。 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可使用武力来终止种族隔离。

“他们说，南非拥有原子武器。 那又怎么样呢？在种族隔离政策及其坚决支持者被埋葬了之后，非洲将仍将长久地生存下去。

“两方决不可能都赢得胜利，胜利的只有一方：那就是人民的胜利。 所有了解非洲决心面对挑战捍卫它的事业的国家，对支持南非一事都将犹豫不决要是由于顽固不化他们这样做，那也不能阻止我们光荣地、庄严地承担我们的责任直到纳米比亚获得最后的胜利。

“……反对非洲的阴谋诡计是经常有的。 我们必须加以谴责，不论何时非洲总须保卫自己。 美洲国家和欧洲国家，不管是西欧还是东欧，都声明过

而且正确地声明过，非洲问题是非洲人民和政府最关切的问题。

“我们只有一条出路：战斗。

“尊严不是送来的礼物，而是赢来的；自由也不是送来的礼物，而是赢来的；进步不是施送的，也是赢来的。

“非洲必须捍卫自己的尊严，而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战斗。的确，除了非洲之外，所有大陆在安理会上至少都有一个享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只有非洲在安理会没有享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英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所有尊重他们国家的宗教原则的国家，不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都说到上帝。但是他们能说有一个美国人的天堂、一个英国人的天堂、一个非洲人的天堂吗？只有一个天堂，没有别的。在上帝眼中是没有歧视的。教会也没有加以区别；关于天堂或地狱伊斯兰教也没有歧视。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要求废除否决权，但这一点我们还没有实现。现在在一个非洲国家也应该成为安理会理事国，这似乎是正常的。这个国家将代表非洲大陆行使否决权来捍卫非洲大陆的最高利益。

“然后我们将看见帝国主义在活动，因为每个大国都说它不是帝国主义者。那些反对我们提议把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给予一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将向世界暴露它们自己是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反非洲国家。”

一些代表和观察员愿帮我们揭露种族隔离的积极支持者，即种族主义者，但是他们认为这种提议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也在实行种族隔离。

有一天世界的命运将在非洲舞台上演完。南非国是重要的。当然在南非拥有大量利益的西方高度发达国家应当就是保证种族主义少数民族生存的国家，它们

提供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所需要的军事援助。

美国对南非的政策曾经随着作为白宫主人的不同总统而改变。例如，在肯尼迪总统时代，美国几乎采取了反种族隔离的立场。在尼克松时代，我们看到美国向南非供应武器。

杰克·安德生和塔德·肖尔茨这两位新闻记者揭露了一九六九年编制的有关美国对南非政策的档案。根据这些档案，尼克松政府执行一项叫做“被泼沥青的小孩”的政策，要求容忍南部非洲的白人政权。关于美利坚合众国建造迪戈加西亚岛基地把印度洋军事化的问题，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一方与国防部、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另一方之间有公开的争执。要知道进一步的详情，请阅读一九七四年九月份发表的肖尔茨先生所写《为什么我们在约翰内斯堡》一文。

我们没有理由期望西方国家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放弃沿着好望角航线军事化的想法；他们对南非的同情是用不着加以证明的。向比勒陀利亚提供核反应堆是一种对非洲极不友善的行动，其倡议者的罪责是无法开脱的。两百多个美国大公司占南非所有外国投资的五分之一。经济利益使许多国家盲目了；因此我们看到挑选比勒陀利亚和种族隔离而不挑选整个非洲这种致命错误。

几内亚共和国代表团不是不知道那些口头上谴责而实际上保护南非的国家的阴谋。我们不会被简单的谴责所欺骗。南非嘲笑我们的决议。要证实这一点，南非已被宣布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而被谴责的奥林匹克竞赛中的世界冠军。

我们已经证明以色列和南非是一对解不开的暹罗双胞胎，它们只使我们浪费安理会的时间，因为它们感到不会受到惩罚。

我们知道南非正在随声附和对非洲进行恐怖主义，并在轮到它时去侵略赞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

我们尊重安全理事会及其理事国。我们如此尊重安理会，以致我们总是接受表示谴责南非的决议。现在请允许我们提出稍微多一点的要求，请求联合国真正

和立刻解放纳米比亚和恢复非洲的一切权利，包括其最合法的权利，就是反对那些嘲弄非洲和践踏非洲的人的权利。

如果真的所有国家在联合国都一律平等，如果真的使用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是违反我们都应该尊重的《宪章》，似乎非洲还没有拥有它应该享有的一切权利。每个大陆在这个议席上都占有常任席位，能够运用叫做否决权的武器——除了非洲。现在是我们得到应有待遇的时候了。我们听到了狼变成牧羊人的自白。

在关于以色列侵略乌干达的辩论过程中，我们从我们的问题是怎样处理的得到了启发。几内亚代表团注意到南非对避免战争的声明。这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如果那些拥有否决权的国家今天立刻决定废除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政权和种族主义少数人统治。但是我们听过了多少从来没有兑现的意向的声明和信念的表白！

南非嘲弄我们，藐视安理会，轻视我们通过的决议。南非现在违反五十多次决议，一点也不觉得不安。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仅仅谴责对南非不发生任何作用；如我们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所看到的，南非尤其不会听从联合国。

那怎么办？

我们必须采取具体行动，要挑选首先全面解放非洲的办法，从而促进非洲人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了这个目的，资本主义国家、南非的天然盟友必须立刻终止对南非共和国提供任何形式的一切援助。非洲国家必须停止与沃斯特政权进行对话的一切企图，因为我们现在有了明确的证据证明以色列方式或比勒陀利亚方式的对话是什么意思。所有发达国家必须停止征用我们国家中那些一心出卖非洲的领导人。最后，联合国必须实际地、甚至使用武力干预解放纳米比亚的解放运动。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在执行这项任务上不仅要采取步骤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对赞比亚的侵略，并且要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以保证法西斯军队所造成的损失获得补偿。我们尤其认为，联合国最后将清除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隔离对它的侮辱，由于联合国的软弱无力、机会主义并与其勾结串通，他们把联合国看做一个无效、

没有用处的组织。

恩德培事件的真相已经被忽略了。也许南非对赞比亚的侵略也会被忽略。但是人人都知道玩蛇者最后总是被蛇所咬。

让我代表几内亚的富于战斗精神的人民表示与赞比亚兄弟人民坚决团结。我们向他们保证我们将永不松懈地支持解放运动。

几内亚人民支持肯尼思·卡翁达总统在毛里求斯岛举行的上次非洲最高级会议上所作的声明，当时他说：

“非洲是一个有生气的大陆。因此，当我们面对反对种族主义战争的问题时，我们方面必须下定决心赢取胜利；当我们面对分歧的问题，因为需要自卫，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地谋求解决办法。”

主席：谢谢几内亚代表友好地提到几内亚和我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发言者名单上下一位是赞比亚外交部长西特凯·姆瓦勒先生，我现在请他发言。

姆瓦勒先生（赞比亚）：由于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震的悲惨消息传播以来我第一次发言，对于主席先生和其他发言者就这次地震所造成的许多中国人的生命丧失和财产损坏所表示的感情和慰问，我国代表团也要作同样的表示。我们更加悲伤，因为赞比亚人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情谊，并且因为中国和赞比亚之间存在着很密切的关系。还不到两周以前，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人民以及的确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和表示良好祝愿的人们，在赞比亚通达海边的生命线——伟大的乌胡鲁铁路——的移交典礼时一同表示欢欣。这条铁路线是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人民之间密切的兄弟般的关系的不朽象征。因此，我沉痛地要求中国代表团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转达我国代表团对于中国遭受自然灾害的慰问。

我国代表团还非常震惊和非常惋惜地得悉马达加斯加总理的逝世。我们钦佩他，因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非洲政治家，我们将会非常想念他。我们向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及居丧中的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和衷心的慰问。

由于一般性辩论差不多就要结束，安理会即将对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审议和作出决定，我认为我应该提出一点意见，以便再次强调我国政府对这次会议的重视，并且不再让任何人的心中怀疑赞比亚对于南非种族主义少数白人政权对我们所犯下的侵略所持的立场。

我们很专心地听取了一般性辩论中的所有发言。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安理会的理事国和非理事国对我们的热烈的、无条件的支持。我们还极其真诚地感谢我们的朋友，特别是安理会中不结盟的理事国对于现在安理会审议的决议草案所起的作用。由圭亚那的很能干的、口才好的代表拉什利·杰克逊大使所领导的一群国家，在过去几天内进行的很困难的谈判中完成了值得称赞的任务。从头到尾，他们获得了我们最充分的信任。我们对他们深表感激。

我们希望由贝宁、圭亚那、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友好代表团提出的、现在在安理会上的决议草案将获得

一致通过。我必须很坦白地说，它是我们赞比亚人准备接受的最低限度的决议草案。我们很勉强地接受这个决议草案。我们肯定想要有一个较强的决议。

我们的立场仍然是：整个纳米比亚问题是同现实地审议南非对赞比亚的侵略行动分不开的。这种侵略行动是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直接后果。它是利用纳米比亚作为根据地而犯下的；无疑地，其目的是使南非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永久继续下去。因此，就我们赞比亚人而言，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是这种侵略的根本原因，而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取消是今后不再有类似侵略行动的唯一保证。

因为只要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此种对我们的侵略行为就一定会再发生，所以我们认为安理会有义务在仅仅谴责之外再采取对付南非的行动。如果每一次我们向安理会控诉南非对我们的侵略，而安理会把它自己的行动只限于谴责而已，我担心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或许会因为获得太多的谴责，以致在它们病态的心理上把谴责意味着赞扬。但是同样严重的事将是安理会——由于《联合国宪章》规定给它的特殊责任，它是象我国这样的弱小国家的安全的希望所在——必然会变得无用。

鉴于上述各点，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在这次会议上作出明确、毫不含糊的承诺，如果南非一再侵略赞比亚，则安理会除了诉诸对那些少数白人种族主义的不法之徒援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充分力量和惩罚性行动之外别无选择。这样的警告现在是必须的，以便比勒陀利亚集团不致以为我们向安理会控诉只是个仪式。

对于那些争辩说南部非洲的局势并未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的人，我必须非常坦白地说，至少他们在他们的估量上是不客观的。他们对这个事实的认识可能来得太迟，因为毫无疑问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少数白人政权的继续存在和它们对独立的非洲所持的好战态度，将立即导致种族战争的爆发，其规模和恐怖是任何地方所未曾有过的。

现在是安理会采取坚决行动的时候了。明天便会太迟。

现在让我十分清楚地阐明，就赞比亚而言，再也不会同南非打交道了。我们和其他第一线上的国家一起，已经根据关于南部非洲的《卢萨卡宣言》和《达累斯萨拉姆宣言》竭尽所能促进南部非洲的和平变革。我要说，我们曾同南非接触，明确地为了促成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独立及摧毁南非本身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些接触在维多利亚瀑布结束了。它们失败是因为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的不妥协和拖延的策略。但是，我引以为豪地说，我们问心无愧，我们不变地致力于支援南部非洲的武装解放斗争，因为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曾经千方百计朝着和平解决的道路迈进。

在我们试图进行和平变革的期间，我们给了南非许多机会来显示它的善意。但是，南非不但未表示善意，反而加紧对赞比亚的侵略行动。这些行动的顶点就是南非武装部队在我国领土上犯下迄今为止屠杀的人数最多的一次滥杀。这肯定不能证明南非对和平解决南部非洲问题承担义务。

在此时刻，我还要明确地说，赞比亚绝对没有象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南非代表在安理会上发言时宣称的那样就边境事件和侵犯问题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交换过照会。赞比亚不对有关南非自己承认的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的侵略的所谓南非的调查信提出答复，这事本身就证明我们没有和南非种族主义者打交道。甚至在进行关于和平变革的谈判时，赞比亚也绝未和南非讨论过边境事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自然利用这个机会来控诉各解放运动的活动，特别是西南非民组的活动。我们那时的答复是，防止解放运动的活动的最好方法就是消除冲突的根本原因。换言之，就是应给予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多数统治，并应摧毁南非本身的种族隔离制度。直到今天，这仍旧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的确，直至今天这仍然是赞比亚的坚定立场。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昨天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贾帕尔大使就利比里亚代表所提派遣一个安全理事会调查团的提议和载于 S/12157 号文件内的南非代表的答复所发表的重要意见。南非代表的答复说：

“有关地区的当局经洽询后，已表示愿意提供充分合作。”（S/12157，第2页）

那明显地是指纳米比亚的傀儡首领们和南非在该领土的军事机关，它是南非政权的不妥协和它决心维持其在纳米比亚的堡垒的又一次证明。把这样一项可耻的来文交给安全理事会根本就是对安理会的侮辱。南非再次证明它对纳米比亚问题缺少诚意及完全蔑视安理会的权威和声望。

赞比亚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并且已经把关于引起这次对南非的特别控诉的事件的一切必要细节编成目录。还必须强调，锡亚洛拉周围地区和实际上在赞比亚和纳米比亚之间的整个边境，都被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广泛地埋了地雷。

因此，任何调查团将必须自行承担风险去执行工作，因为赞比亚不能保证调查团成员的安全。

最后，安理会的积极有效的决定，对于赞比亚在遵行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解放以及南非种族隔离的铲除的各项决议这个困难任务方面，将大有帮助。

勒孔特先生（法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告诉你，我们多么高兴看到你在这个困难的七月份来领导我们工作，获得这样圆满的结束。

我还要说，法国代表多么高兴地听到哈罗德·沃尔特爵士以非常流利的法语、甚至拉丁语向安理会发言。

现在，我国代表团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东部遭遇的悲惨命运要向坐在邻席的我的朋友中国代表表示法国政府和人民的深切同情。我们知道中国人民正在英勇地面对最近地震所引起的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我们请中国代表向他的当局转达我们的慰问和最诚恳的祝愿。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向我们的马达加斯加同事对今晨所知道的马达加斯加总理的悲剧性逝世表示震惊。法国和法国人民过去和现在同马达加斯加有着多重的友

好和团结关系，我不仅特别感到马达加斯加人民的悲哀，并且我赞成今天以安理会的名义给塔那那利佛发出的电报。

现在我要转到我们面前的项目。上星期二开始的讨论使我们听到40多个发言者的发言，其中包括几个非洲外长的发言在内。其中之一就是赞比亚外长，他清楚地、诚恳地说明对南非的控诉。七月十一日，一个赞比亚村庄和一个西南非民组的军营受到袭击。许多人被杀死或受伤。赞比亚的领土完整受到破坏。那个证据和别人告诉我的关于其他的入侵事件是安理会上的重要事实。它们是我们必须具体地考虑的事实。

当然，我希望保持客观的看法并且不忽视南非代表所表示的意见，这种意见我国代表团已经注意到。然而，我必须说，长期以来，卡普里维地带和纳米比亚的整个北部边境就有成为严重事件发生场所的危险。过去一段时间里还显示赞比亚可能被卷入这个区域的政治紧张的危险潮流中。同样明显的是——天呀，它差不多是当然的事——如果局势没有得到补救，安理会就会再次面临具有我刚才提到的那种紧张局势特征的事实。

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辩论的深奥理由：纳米比亚人民的完全不正常的局势。我国代表团时常提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且将在安理会八月底的辩论中再详细地谈论这个问题。法国代表团了解为什么许多代表要在这里就发生在锡亚洛拉的致命的袭击说明一个简单得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纳米比亚实行今年二月二十三日欧洲共同体九国敦促纳米比亚及其人民应该实行的真正自决和独立，就不会发生纳米比亚主权遭受侵犯的事。

象爱好和平与爱好正义的非洲国家一样，法国希望象在其他辩论中一样也在此次辩论中表示两个基本的关切。一方面，它对于没有在纳米比亚通过联合国控制下同纳米比亚居民的民主协商，实行必要的自决过程，不得不吃惊。另一方面，它不得不悲叹南非把自己孤立起来，同其他非洲国家，特别是同它的邻国脱离得这

么厉害。把南非和它自然应该隶属的区域分开的不正义的墙，是在南部非洲建立和平关系的主要障碍。关于这点，我们对于站不住脚的种族隔离制度所制造的内部紧张在日益恶化的局势中所起的作用是太熟悉了。的确，不到一个月前，我们说明了法国为自己制定的政治和技术界限，以便考虑越来越合理的非洲关切。

在非洲没有非洲人，尤其是没有非洲人，什么事也作不成。对法国来说她完全相信这个事实。法国希望南非放弃没有任何前途的片面政策，倾听非洲人的合理要求，并且很快地采取必要的措施。

我国代表团向不结盟国家的同事们致谢，感谢他们的努力和妥协精神。我们当然希望提交给我们作决定的案文具有稍微不同的内容——例如象我刚才说的，在绝对必须使纳米比亚人民通过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权达成独立方面。那个原则确实获得整个国际社会的接受和承认。我们在即将举行的辩论中无疑地还要谈到它。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今天要能够给予赞比亚政府和人民支援的证据，这种支援要同卡翁达总统和姆瓦勒外长在决定向安理会呼吁时所表示的信心相等。我们了解赞比亚；我们同情它所受到的考验；我们承认它的事业是正当的。在正遭受比勒陀利亚政府制造的局势的所有南部非洲国家中赞比亚处于最前线，这种局势比勒陀利亚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联合国包括安理会在内所要求的措施来加以补救。

主席：谢谢法国代表团对我所说的非常客气的话。

在我们辩论的最后阶段，既然发言人名单上没有其他人，我现在要以意大利代表的身分发言。

我们议程上的这个项目，即赞比亚对南非的控诉，对我个人来说确实不是新的，我相信安理会现在在座的诸位当中，我是唯一参加过一九七一年十月应赞比亚之请所举行的辩论的常驻代表，那次辩论的理由和促成这次控诉的理由没有什么不同。我可以这么说，这个情况对我来讲比什么都令人悲痛。

我们开会所讨论的无非是南非联邦对赞比亚进行的新侵略行动，这种行动几乎在五年后发生，这完全是由于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这种最令人惋惜的情况早就该停止了。

的确我相信我可以正确地回忆，在一九七一年十月我们会议桌四周的所有人都感觉到、而且深信纳米比亚的独立不久即将来到。不幸的是，这些期望没有实现，——甚至一半也没有。非常明显的是，如果南非遵守了它的责任，对纳米比亚国际领土履行了它的义务，我们目前所处理的令人遗憾的事件根本不会发生。

关于这一点，我要回忆我最近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九日安理会第一九三〇次会议上的发言，我提到了正是我们现在同我们的欧洲伙伴一起进行的行动。我那时候说：

“我们同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一起与比勒陀利亚政府继续不断地协商。我向安理会保证，每一次协商时都表达了我们的……批评和坦率的不同看法。”

（第一九三〇次会议，第138页）

那次进行的辩论大家都知道是关于令人震惊的索韦托事件，但是我要阐明这一点。欧洲国家与南非进行的“关键性对话”的本质不仅是为了种族隔离政策的根本改变，而且是为了纳米比亚和罗得西亚的根本改变。

讲了这些话之后我要补充说，我们极关切地听了若干与会者特别是非洲国家代表的发言。安理会确实荣幸地有各位外交部长出席——赞比亚的西特凯·姆瓦勒阁下，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易卜拉欣·卡杜马阁下，莫桑比克的若阿金·希萨诺阁下和毛里求斯的现任非洲统一组织部长会议主席哈罗德·沃尔特爵士。他们的出席清楚地向我们显示他们对造成象我们正考虑的事件的南部非洲所存在的不正常骚乱现象的想法、忧虑和期望。同时，他们的出席也是最有意义的方式，来表示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如何紧密坚强地团结在一起，不惜以一切代价为他们仍旧在外来统治下的弟兄们坚守某些主要的原则。当然，我是指全都在联合国宪章中奉为至高无上的非殖民化、自决权、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至于南非代表的发言，我国代表团对博萨大使一开始就采取的立场所感到的惊讶和困惑不亚于其他代表团。根据他的声明，比勒陀利亚政府对七月十一日所发生的袭击事件完全不知情，当然决没有授权。如果我们把这种否认解释为不言而喻地不赞成这种行动，我们只能得到一个合理的结论，即：这项袭击一定是由卡普里维地带某些军事单位自动进行的袭击，事先并没有和比勒陀利亚总部磋商。如果是这样的话，从一方面来看，我们对南非军队或其中某些分子为所欲为的情况感到不安，而在另一方面，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件事乐观地看作比勒陀利亚中央政府的一种表示或信号，说明它对于其国家前途所系的种种重要问题，比失去了控制的军人——如果容许我用这个词语的话——更为警觉，更为关切。

如果这个假定是正确的话，则根据这个假定我们也许可以——无论我们的希望是多么渺茫——更加相信沃斯特政权公开表示的要对其全面政策作出必要的、期待已久的改变的意向。关于这一点，我们希望这些改变中最优先的项目是从纳米比亚撤退。但是我相信我可以正确地说，我们的耐心——不只是我们非洲同事的耐心，而且是安理会所有理事国的耐心——早已接近尽头了。因此，为了使我们仍旧相信博萨大使代表他的政府向我们表示的诚意——上一次是在七月二十七日——这一次他的话必须立刻付诸行动。

回到正在审议的特别项目上，我要简单地、坚决地声明我们谴责南非的侵略行为，就象赞比亚所谴责的，它造成了许许多多的受害者，违犯了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同时我想借此机会向赞比亚政府转达我国政府深切真诚的团结心意。我还要向赞比亚外交部长西特凯·姆瓦勒阁下表示我国政府的赞赏，特别是他的政府对南部非洲问题一贯主张的众所周知的政策。我要向赞比亚政府保证我们了解他们为坚持这个非常负责的立场而面临的困难，尤其是在这个和平的信息一再受到收信者南非政府忽视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特别赞赏赞比亚外交部长在他给安理会的模范演说中重申了卢萨卡宣言。但愿赞比亚领袖们所发出的正义之声能够胜利。我们要象我国代表团在一九六九年大会第一八一五次全体会议中所作的，力促南非赶快握住非洲国家伸出来的手。如果我正确地了解也曾有力地提到卢萨卡宣言的坦桑尼亚外交部长以及出席安理会参加我们的讨论的其他非洲同事所表示的情绪，他们基本上是同一立场。换句话说，如果我正确了解预兆的话，某些重要方面在一个时期怀抱着的信心虽已经受到腐蚀，但是伸出来的手还没有完全收回。要抓住这一个最后的机会，南非方面一定要有全世界在卡翁达总统身上所见到的那种政治家品质和远见。

也就是这种精神感召了S/12158号文件中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贝宁、圭亚那、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我国代表团高度赞赏共同提案国为了拟定一份可以得到安理会一致支持的文本所表现的体谅和调解的精神。

意大利代表团以同样的精神欣然地支持这个由我们的同事杰克逊大使有效地提出的决议草案。

现在以主席身分发言，既然现在没有代表要发言，也没有人要在表决前说明投票理由，我现在就把S/12158号文件中由贝宁、圭亚那、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以举手方式进行表决

赞成：贝宁、中国、法国、圭亚那、意大利、日本、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反对：无

弃权：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十四票赞成、零票反对、一票弃权。 决议草案因此通过。

我现在请想要说明投票理由的代表发言。

斯克兰顿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表示我们所有人对你在本月担任主席职务上所表现的领导能力是多么感激；我们早就知道是会这样的。接续我在你就职时所说的话，请让我补充，我想雷翁纳德、米开兰基罗和伽利略都会感到骄傲。

其次，并且非常严肃地，我要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对于这次困扰他的国家的可怕的地震的受害者，转达我国人民和我国政府的深切慰问，我诚恳地希望他会向他的政府和人民转达我们的深切同情。而且，我还想说，我们已经从报纸及其他方面的报导获悉中国人民在这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所表现的巨大勇气。

最后，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我们非常感激来自毛里求斯的尊贵的先生——另一位外交部长——来参加我们，我们非常感激他这次能到这儿来。

美国代表团特别有兴趣地、关心地听了这次的辩论。安理会各理事国都知道，我国政府参与了最重大的努力，协助南部非洲各国和人民就该地区复杂的政治和人道问题寻求解决。因此，我们听到赞比亚政府宣布它的领土于七月十一日被入侵的事件深感惊恐。我们深切悲痛地听到有二十四人丧生，另有四十五人受伤。也使我们关心的是，关于南部非洲的敏感而微妙的协商过程，将因这一入侵而大大受到损害。

让我首先声明——并且是有力地声明——我国政府谴责这次对赞比亚的入侵；

我们明确地反对违犯赞比亚的领土主权和完整。我们对生命的丧失和财产的损坏深表惋惜。

而且，重要的是应当表明，我们认为南非没有继续管理纳米比亚领土的合法权利；它没有在纳米比亚土地上驻军的合法权利。因此它没有理由控诉对纳米比亚的入侵。如果南非政府确实负有这次袭击的责任并利用纳米比亚领土作为活动的基地，南非显然违犯了国际法。

虽然我们对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有坚决的意见，我国政府对这一次决定七月十一日袭击责任属谁的辩论中所提出的证据有所评论。

赞比亚外交部长对于他的国家所受到的暴行提出了非常感人、证件充足的陈述。没有人否认锡亚洛拉攻击的发生。南非代表在答复的时候仅仅说他的政府对这个事件毫不知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相信关于这个问题如果进行调查，可以为安理会产生一件慎重而权威性的声明，令我们遗憾的是，安理会各理事国并没有意思要授权进行这种调查，而我们认为这种调查可以造成强有力的安理会行动。

结果，这项决议中有几段文字，我们认为从目前可以看到的证据来看，是过于强硬了。

其次——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这项决议还有另一个主要的缺点：目前正在作出认真的努力，以谋解决南部非洲的问题，安理会长久以来也赞成这种努力。我们相信，一项涉及有关事件之外问题的决议，应该欢迎这些努力，并鼓励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由于这些理由，我国代表对此决议投了弃权票。

主席：谢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客气地提到我的精神背景以及——即使只是一部份——我的遗传背景。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投票赞成贝宁、圭亚那、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所提出的决议草案。我们看到这个决议的一些优点，但是更看到它的缺点。

安全理事会今年开会的次数已经打破记录。但是，如果在蒙特利尔的男女青年已经造成了足证人类意志和理性所能取得的成就的记录，我们会议次数打破记录这一事实本身，不能证明我们获得了积极的成果。会议次数之多，不总是意味着达成了具体的成果。

我们准备通过一项更具决定性和更明确的决议，因为我们认为对赞比亚的侵略行为，恰象南非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是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不仅是可能的威胁，而是对非洲这一地区可能是全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的实际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准备通过一项如许多非洲国家在开会前所要求的更为具体、更有决定性的决议，谴责南非和它对其邻邦、对纳米比亚和对其本国所采的行动。我们准备通过一项决议，可能是安全理事会对南非局势问题的最后一件决议，其中定出具体措施——广泛的制裁措施和执行决议的办法。我们也准备要求南非立即从纳米比亚撤退。简单地说，我们愿意看到一项足以协助阻止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行为的决议。

因此，我们虽然投票赞成这个决议草案，我们也注意到它的一些缺点。我希望在八月底我们开始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通过一项决议，使长久以来联合国对这个广大地区局势的讨论过程告一段落，肃清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制止对该国以及这整个非洲地区本土人民的压迫。

我们期望安全理事会今天会最恰当地通过一项决议，承认西南非民组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我们也希望这项决议会指出具体的执行途径和方法，成为使南非局势产生基本改变的最后一件决议。在投票赞成该决议时，如我所说的，我们认识到它的优点，但也看到它的缺点，我希望安全理事会将在不久的将来采取补救办法。

主席先生，就你本人而言，我相信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满意地注意到，由于你在我们对此问题的讨论中领导有方，安理会能够在你主席期间完成审议，那末你就不需要把这困难复杂的问题移交给你的继任者。

主席：我很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对我本人所说嘉惠的话。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按照众所周知的联合王国的原则立场，我仅愿说明，我们支持决议草案序言部分第5段和执行部分第4段中所提及的“斗争”，是依据这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斗争这一了解。我们认为这类问题最好是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内规定的办法予以解决。

卡杜马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应要对你曾提及贵国及贵国的欧洲友邦为我们与南非之间的问题，以及想扭转构成威胁我们区域的和平的矛盾所尽的努力，表示我国政府的感谢。我也要对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表示同样的感谢。但是同时我觉得，如果我对美国政府处理这问题的方法不表示我们的失望的话，我就会辜负了本理事会，更辜负了我国所坚持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值得本理事会的关切，特别因为种族主义政权对赞比亚进行的侵略，是对一个自从立国以来一贯坚定地拥护本组织原则的会员国的侵略。赞比亚共和国在其获得独立之后仅仅一年便负起了维护宪章原则的责任，我想这是很重要的。这些原则在这种不利情况之下能够存在，确实是一个奇迹。理事会同意协助赞比亚执行制裁的努力。但是，我们也很知道我们所得的反应，远不如我们对联合国这样的负责机构所预期的。

我们认为，在美国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所作的努力，与投票赞成目前的决议，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之处。说真的，该决议已经打了折扣，为了达成全体一致起见已作了许多让步。

据我看来，美国政府保留它的态度，就是取消了在它声明中所表示的立场——即它谴责南非政府的行动和政策。

我们现在知道了美国政府的立场，也许是好的。我只希望，如果断言这种立场是与问题不相干的，是我错误了。让我也表示希望，如果我说美国代表团在此的弃权将无助于美国政府的努力，也是我错误了。

主席：我很感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对我所说好意的话，尤其感谢他对我国与欧洲共同体中所有友邦密切联系之下为了使南非的全盘政策作必要的和持久的改变所作的努力表示的谢意。

下一位发言人是赞比亚的外交部长。

姆瓦勒先生（赞比亚）：我要求再度发言，只是为了重复我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一系列会议开幕时发表的声明中所表示的衷心感谢。

我国代表团对理事会中与赞比亚有关系的所有国家的代表所表现的团结一致至感兴奋。

已经举行的表决对赞比亚的意义重大。我们知道，已经牺牲生命的人我们无法使他们复活。我们知道，已被毁坏的财产也不能复原。但是我们希望理事会所举行的表决具有威慑的力量，以便不久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获得独立，甚至把南非的穷凶极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快快肃清。

我国代表团已经注意到所有好意的话和所有在这里的讨论。我们回去要向我国政府报告，在这国际社会的重要机构中我们是有朋友的。我们要回到赞比亚向我们的人民，我们爱好和平的人民保证，在这个正义的斗争中世界是支持我们的，这场斗争不仅是赞比亚的，也不仅是非洲的，而是全世界的斗争，是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所有爱好社会正义和完全支持自决权利的人民的斗争。

我们回去要向我们的人民保证，人类相互依存确是一个事实。在这里所采的决定，就是我们在地球上生活方式中这个基本方面、甚至是最重要方面的表现。

在我结束这次发言之前，我要再向我的同仁，来到这里的各国外交部长再度表示谢意，特别要感谢哈罗德·沃尔特爵士，他从毛里求斯匆匆飞来此地参加这些会

议，不仅是以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主席的资格，并且是为了赞比亚和毛里求斯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要再度向这庄严的理事会保证，赞比亚的卡翁达总统阁下，党，政府和所有赞比亚爱好和平的人民十分感谢这种团结的表现。

主席：马达加斯加代表为了答谢对他的代表团所表示的慰问想说几句话。我邀请他在理事会就座发言。

拉索伦德雷布先生（马达加斯加）：今日上午斯克兰顿大使将今天七月三十日发生的严重直升机失事的消息通知理事会，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总理兼国防部长拉科托马拉拉上校于失事中遇难。同时遇难的还有其他重要人物：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长皮埃尔·拉乔纳先生；人民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军事办公厅主任。驾驶员和技师和一位马尔加什广播与电视记者也一同遇难。

我请求发言是为了感谢你，主席先生，并通过你感谢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因为安理会于今日上午决定发慰问电报给马尔加什政府。我愿向你们保证，我国人民和政府将对此慰问十分感动。我代表他们向安理会致谢。单独向我们表示慰问的所有代表团并此致谢。

主席：我们很感谢马达加斯加代表所表示的意思，并对他的政府和他人民所遭受的悲痛损失再致我们的慰问，我相信这也是安理会各成员想讲的话。

周南先生（中国）：在结束本次会议以前，我愿以中国代表团名义，对马达加斯加总理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悼念，同时并衷心感谢莫桑比克外长阁下、毛里求斯外长阁下、赞比亚外长阁下和其他许多尊敬的代表们在今天上、下午会议上对中国河北省所发生的地震的慰问，并将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转达他们所表达的诚挚感情。

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人想发言，我愿说几句话。

参加这次讨论的各位，即使不是全体，大多数对七月份主席的任务讲了很客气的话。我热诚地感谢他们，同时要向理事会所有成员以及参加这次辩论的所有代表在完成我主席任务方面给予协助与合作，表示我的深深的谢意，在几个钟点之内我就要将主席的职位光荣而愉快地移交给我们的日本同仁，我的老朋友安倍勋大使。

安全理事会现在结束其议程项目现阶段的审议。

午后七时三十分闭会